

萨尔曼·鲁什迪以《吉珂德》重新演绎《堂吉珂德》

七十二岁的印度裔英国大作家萨尔曼·鲁什迪(Salman Rushdie)8月29日在不列颠群岛出版了个人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吉珂德》(Quichotte)。

小说主人公乃萨姆·迪尚,像鲁什迪本人一样,是个印度出生、住在美国的作家,写了很多不成功的间谍小说,一心求变,因此创造出旅行推销员伊姆梅

尔·斯米莱的角色,写他生于孟买,浪迹美国,到处卖药,晚年中风,成天看电视,看坏了脑子,竟然迷恋上了一位宝莱坞出身、如今在纽约主持日间脱口秀的女星萨姆·鲁,遂以假名“吉珂德”写情书,又以自己失联多年的小孩为模本,生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儿子桑丘,带在身边作伴,驾破车穿越美国,追随着鲁小姐

的芳踪。

斯米莱的故事与迪尚本人及其间谍小说相互交织,述及父子关系、同胞争斗、种族主义、鸦片类药物泛滥、暴力盛行、数字间谍和世界末日,生动地刻画出特朗普时代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的偏见与骄横。

《吉珂德》显然是对塞万提斯经典之作《堂吉珂德》的现代演

绎。萨姆·迪尚和萨姆·鲁的名字都像萨尔曼·鲁什迪的变种。

章节标题亦有仿古之意,如“第一章:老头子吉珂德坠入爱河,开始探险并成为父亲”;又如“第七章:吉珂德和桑丘进入第一座探险谷,桑丘遇到意大利昆虫”。

该书和其他十二部作品一起,入围了今年布克奖的复评。

决选名单在英国当地时间9月3日公布,刚好在我们的截稿时间之后。

9月3日也是《吉珂德》美国版的上市日期。

鲁什迪1981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午夜的孩子》为他赢得了布克奖。2007年,英国女王册封他为爵士。

(康慨)

琳达·博斯特伦·克瑙斯高出版小说新作《十月的孩子》

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

四十六岁的瑞典作家和诗人琳达·博斯特伦·克瑙斯高(Linda Boström Knausgård)刚刚出版了小说新作《十月的孩子》(Oktoberbarn,右图)。

从2013年到2017年,琳达再度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她称之为“工厂”,到处听到尖叫,爆发,人人在自己的黑暗里生活。瑞典精神病学界偏爱使用电痉挛,她也接受了这种疗法,以缓解严重的躁郁症,同时也带来了记忆混淆和记忆丧失。每次电击之后,如同电脑重启,内存清空。作家失去记忆,人失去人生,世界失去历史。一片空白之中,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记忆练习。护士玛丽亚告诉她:“你必须记起来,你必须记起来才能写东西。”

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九年的婚姻,刚刚与一个挪威人分居。怀最小的一个时,她尝试过自杀。记忆一点一点地聚集,拼凑。自责,是我的错吗?是我的病毁了这个家吗?一个苏联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形象从童年看过的画报中浮现。他们是十月的孩子。蓝裙子,白衬衣,红领巾系在胸前,代表着力量、集体和信心。“你不必再做儿童了。你已经是一位同志了。”

《十月的孩子》是博斯特伦·克瑙斯高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中华

读书报2016年刊登过她与丈夫分居并以前作《欢迎来到美国》(Välkommen till Amerika)入围古斯塔夫奖决选名单的报道。

更多的读者通过她丈夫的书认识了她,尤其是《我的奋斗》第二卷。

在这一卷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详细记述了他和琳达·博斯特伦在斯德哥尔摩确立恋爱关系的过程。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去了人民歌剧院。这是琳达喜欢的地方。每天晚上打烊前他们都要放俄国国歌,她喜欢俄国的一切,尤其是契诃夫。

“你读过契诃夫吗?”她问。

“没有。”我说。

“没有?你必须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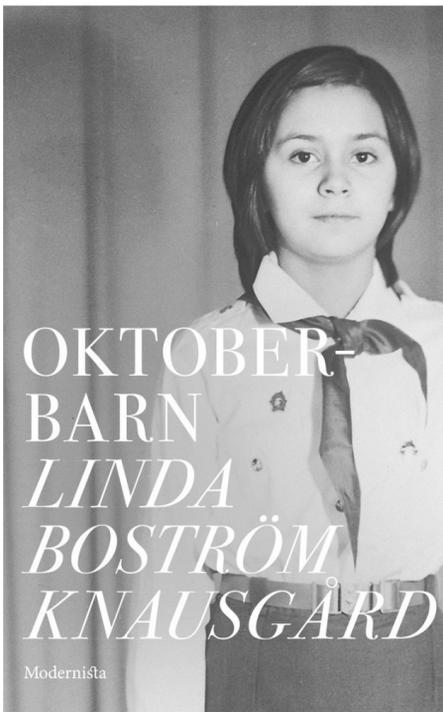
热情劲一上来,她的嘴唇会先分开,掀起来,然后话才出口,我坐着看着她说话。她嘴唇好美。还有她的眼睛,灰绿色的,闪闪发亮,它们是那样漂亮,多看一眼都会受伤。

“我最喜欢的电影也是俄国的,《烈日灼人》。你看过吗?”

“恐怕没有,没有。”

“赶明儿咱们一定得看。里面有个很棒的小姑娘。她是少先队的,少先队是个给小朋友搞的很棒的政治运动。”

她哈哈大笑。



《飞族》为村田喜代子赢得谷崎润一郎奖

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 戴铮

第五十五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日前揭晓,七十四岁的著名作家村田喜代子凭借长篇小说《飞族》摘得桂冠。评论界称,这部作品用独具匠心的笔触描绘了孤岛上生与死融为一体的桃源境界,令读者心生震撼,充分展现了作者超人的文学功力。

为纪念于1965年病逝的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中央公论社在当年设立了谷崎润一郎奖。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奖因大江健三郎、水上勉、村上春树、村上龙等大师级的获奖者而成为日本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村田喜代子生于1945年,1977年凭借小说《水中之声》获第七届九州艺术节文学奖最优秀作品奖,由此正式步入文坛。1987年以短篇小说《锅中》摘得第九十七届芥川奖,该作品以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为背景,谴责了战争对生灵的涂炭,电影大师黑泽明于1991年亲自将其改编为剧本,摄制成影片《八月狂想曲》。

村田喜代子的小说素以叙述巧妙和描写生动著称,这令她在写作生涯中屡获大奖:《白色山峦》获女流文学奖,《午夜自行车》获平林泰子文学奖,《蟹女》获紫式部文学奖,《望潮》获川端康成文学奖,《龙御天歌》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故乡的我家》获野间文艺奖,《游女考》获读卖文学奖。

村田喜代子目前还担任川端康成文学奖、紫式部文学奖、泉镜花文学奖的评委,足见她在文坛的地位。

有评论认为,村田喜代子非常擅长描写老奶奶,而且这些老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现实,融入了民间故事的世界。

此番获奖作品《飞族》也是以两位住在九州附近孤岛上的老奶奶为主人公,其中伊娥九十二岁,染子八十八岁,两人的身体还很硬朗。伊娥的女儿因牵挂母亲来到岛上,想把老人接走,但两位老人一心一意住在岛上不肯离开,在她们心中,小岛已成了生与死融为一体的桃花源。

作家池内纪认为,村田喜代子从1977年出道至今四十二年,笔力丝毫没有衰退。不仅如此,每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增加。她住在远离东京的北九州的一角,一动不动地凝神思索。

池内说,《飞族》中的这一场景最具震撼力:为了庆祝岛上的节日,老人开始排练鸟舞。她们将双手比作翅膀,模仿飞鸟的样子。随后,她们在海边立起了鸟柱,几百只鸟儿就像通往天空的楼梯一样向上飞翔,形成飞族的壮丽回廊,在天空与海上自由穿梭。村田喜代子用自己的神来之笔,在无限的天地间建起了如此壮观的无形的建筑物。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也只有村田喜代子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

保罗·科埃略也向法国人民道歉

“原谅我,原谅我一千次。”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科埃略上周在推特上发布视频,以《致法国人民》为题,公开向法国道歉。

“这是个有点伤心的录像,但我必须向我的法国朋友们道歉,为了这场危机和博索纳罗对法国、法国总统和法国第一夫人的歇斯底里。”科埃略用法语说。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此前与愚蠢的面簿网友互动,粗暴攻击法国青年总统马克龙年长的妻子布丽吉特,嘲笑她在年轻貌美的巴西第一夫人面前相形见绌。

成千上万的巴西人深以为耻,纷纷与总统划清界限,并向法国道歉,对不起了布丽吉特(#DesculpaBrigitte)成了热门的葡萄牙话题标签。

《巴黎人报》说,来自巴西广大人民的支持让布丽吉特·马克龙深为感动。

自美国现任总统上台以来,建立在民族主义群众基础上的流氓外交在世界各地愈演愈烈之势。

“亚马孙在燃烧,巴西政府没有辩论。他们诉诸攻击、否认和荒谬的评论,以此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七十二岁的科埃略在上述视频中称。

(王胡)

法兰克福书展将举办图书节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将于10月16日至20日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主办方将同期推出展会图书节(Bookfest),作为文化活动的延伸,邀请多位著名作家与大众读者见面。

这些作家包括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美国的科尔森·怀特黑德、英国的肯·福莱特、土耳其的埃利芙·沙法克,以及今年主办国挪威的两位畅销作家马娅·伦德和约·内斯博等。

(王胡)



康托纳发表神秘演讲

五十三岁的法国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康托纳(Eric Cantona,上图)上周在摩纳哥发表了一通简短但复杂难解的演讲。

康托纳是8月29日在欧洲足联冠军联赛的抽签仪式上接受欧洲足联主席席时发表这番关于科学、永生和战争的讲话的。

他穿着大红衫,戴着前进帽登台,先引莎士比亚《李尔王》四幕一场葛罗斯特伯爵的念白,随即转向生物学、长生不老和死生无常。

康先生的讲话全文如下:“天神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像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此句引自朱生豪译文)。很快,科学将不仅减缓细胞的老化,很快,科学还将固定细胞的状态,我们将得以永生。只有事故、犯罪、战争仍然会让我们丧命。但不幸的是,犯罪和战争将成倍滋生。我爱足球。谢谢诸位。”

在电视直播的画面中,坐在台下的足球运动员,如利昂内尔·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显然已呆若木鸡。康托纳以典型的前言不搭后语的风格,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里罕见的诗人和哲学家。

早在1995年效力英格兰曼彻斯特队期间,他便因海鸥和拖网渔船的发言而名噪一时。

此前,康先生因受到辱骂后飞踢场边观众而被判入监两周,在上訴成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海鸥跟随拖网渔船,是因为它们认为,沙丁鱼将被投入海中。”说完他便昂然离开了会场。

(康慨)

扬·穆瓦痛说“饱经磨难的童年”,目标直指龚古尔奖 《奥尔良》打响家庭战争,引发历史清算

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

今年法国文学回归季最受瞩目的作品,非自传体小说《奥尔良》(Orléans)莫属。

1 在书中,五十一岁的法国名作家扬·穆瓦(Yann Moix,右图)再度回首“饱经磨难的童年”,对残暴的父亲和残暴的母亲发难。

在他笔下,家庭俨然监狱甚至刑场,充满了羞辱和暴力。他儿时生不如死,长大后又发现创伤至深,让他终生无法逃离。

他还做客法国电视一台的名牌节目《七到八》,讲述挨打的童年,为新书促销,博得全民关注。

穆瓦在法国中部的奥尔良长大,小时动辄得咎,随之而来的惩罚重得不成比例。酸奶掉到地上,父母就会把他关到门外度过寒夜。父亲常常揍他的脸,让他带着淤伤上学。但他“最常受到的是电线的抽打。”他描述了那种难忘的情形:初时毫无感觉,两秒钟后传来强烈的凉意,仿佛薄荷加身,继而出现灼痛,持续很长的时间,一直烧灼着你的身体。

他母亲是秘书,曾提着切肉的刀,满厨房追着他跑,嘴里叫着:“我要杀了你!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在你坟前那一天!”

穆瓦说,父亲是固定的施暴者。母亲不是。她更像奸妃,定期向“司令官”告密,让孩子受罚。

“有时我无缘无故就被挨揍。我正吃着早餐,桌子就被掀翻,接着便是一通拳打脚踢。”他说,父亲曾用脏内裤闷住他的头脸。青少年时代的一天,扬请女友来家里吃饭,父亲往他盘子里盛了粪便。

2 随着新书的上市,父子之战和兄弟之战先后打响。扬·穆瓦的父亲,七十五岁

的前运动疗法师何塞·穆瓦在接受《中部共和报》采访时,坚决否认扬的指控,声称《奥尔良》里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虚构”。

“我想说我们的儿子从来没挨过打。”何塞说,至多在某些场合给过他“应得的纠正”,比如,扬想把亚历山大扔到窗



外时,又比如,扬把亚历山大的脑袋塞进马桶,放水淹头。

亚历山大是他弟弟,现在也做记者和作家,在他看来,《奥尔良》是文学怪物,把童年之苦难作营销的工具。

8月24日,他投书《巴黎人报》,声称自己才是受害者,加害者不是父母,而是他哥哥。他说,六岁的扬曾对两岁的他动了杀心,屡次出手,欲置他于死地,想摔毙他不成,又企图在马桶里把他淹死,以专宠于父母。换句话说,扬是该隐,他是亚伯。

“我哥哥这辈子只有两件事让他着迷,”他说,“得龚古尔奖和消灭我。”

他指出,除了摔和溺,童年时代的扬还是趁父母不在身边时揍他,并且“系统性地摧毁我的新玩具、游戏用具、模型、运动用品,污损并占有我的图书”。

何塞·穆瓦则说:“扬从未

接受他弟弟的出生。他总想消灭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指控,哥哥成年后恶习不改,甚至在半夜给他打骚扰电话,吼叫着:“世界上只有一个穆瓦!文坛也将只有一个穆瓦!穆瓦是我!”弟弟甚至拿到了证据,表明扬曾在出版界秘密活动,阻止他小说处女作的出版。

“如果他真是老挨揍的孩子,如果他从未被他母亲和我爱过,”何塞·穆瓦说,“那你相信我们还能出钱,供他一直念到巴黎政治学院?扬玩得有些唐吉了,你知道的……”

伊夫·唐吉(1900-1955)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不过,扬童年时代的两个朋友告诉《巴黎竞赛》,他们可以证实,他小时候确实三天两头就挨打。朋友西里尔说,他曾把耳朵贴在穆家门上,听到扬在尖叫,撕心裂肺的尖叫,打孩子的声音一下连着一下,那是他父亲在行刑,暴雨一般。第二天见到扬,已是遍体鳞伤,胳膊、大腿、后背,到处都是开裂的伤口,有时脸上带着淤青。有时粘着没擦净、已经风干的血块。另一位朋友S也看到,穆家厨房中央挂着一根马提纳——九尾鞭,扬说那是母亲用的刑具。